



老外的夏天也很晒

他们不用空调,他们趴在大太阳下享受日光浴,让洛阳妞儿Sisi来说一说,这究竟是因为什么

□记者 张丽娜 文/图



Sisi

1 要命的夏天,悉尼人竟然用不上空调

——澳大利亚人莫非等着中国的空调去拯救?

Sisi家住西工区,芳龄如她的年轻肌肤、阳光心态亦如她所宣称,“永远十八岁”。

在洛阳读完高中之后,Sisi被父母“发配”到澳大利亚的悉尼留学。那个遥远的国度,在地球的另一边,与洛阳有两个小时的时差,季节却跟咱这边相反:我们这里过冬天,那里在度夏。

每年的公历11月至次年2月,悉尼就进入炎热的“烧烤”模式,平均40℃以上的高温,傲视群雄。

Sisi在洛阳吹惯了空调冷风,刚到澳大利亚,她发现租住的屋子里没有空调,便赶紧去买,结果找遍全城,竟没有一个地方卖空调。事实上,所有悉尼的平民屋子里都没有装空调。

这一度令她十分不解,打越洋电话跟亲友抱怨澳大利亚的“不人性”：“不允许私人单独装空调,只有高级公寓和大商场才有中央空调。想装空调,

除非各家各户‘联名上书’,给政府部门打报告申请,政府会根据人口居住密度、用电量什么的,决定是否批准。”

澳大利亚人的环保意识特别强,这么做,是为了减少“温室效应”,维护生态平衡。然而在Sisi看来,这在某种意义上维护了富人的特权——有中央空调的高级公寓租金高昂,能住到那儿的都是有钱人。

而住不起高级公寓又扛不住热的平民,只能以血肉之躯与酷暑抗衡。“澳大利亚每年都有被热死的人,大多数是身体不好的老弱病残人士。”所幸Sisi身体强健,抱定入乡随俗之心,与天斗与地斗,渐渐地也就习惯了没空调的夏天。

还好,澳大利亚人允许她使用电扇。这点儿温情消除了她对那个国度的成见。

4 快要热死了咋办? 请你忍到星期一

——双休日医生不上班,听护士的话,心静自然凉哦

悉尼的护士比普通医生金贵。“澳大利亚的护士资格证特别难考,护士要掌握比医生更全面的医学知识,可以直接给病人开处方。”听说许多护士的工资比医生都高,Sisi倒也不纳闷儿,“在悉尼挂急诊,为你出力最多的就是护士。”

打个比方,有人感觉快被热死了,于是给医院打电话。接诊护士会先详细询问你的身体状况,若当天恰巧是星期天,而你的病症又不是很严重,她会口头给你一个治疗方案,约你工作日再去医院就诊。双休日,澳大利亚的医生要休息。

如果你热得虚脱了,非得马上住院不可,别指望私人医生会发善心,赶紧到公立医院求救吧!你最好有医疗保险,不然高得吓人的医疗费会先酷热一步闷死你。

澳大利亚的医疗保障制度比较健全,拥有医疗保险的公民,看病费用大半由政府买单。“社区护士会定期访问社区里的老弱病残人士,确保他们定期体检,发现问题及早治疗。不然,等他们突然生了重病去公立医院治疗,政府就得放血了;而且一旦社区里有人病死,政府还会追究社区负责人的责任。”可惜政府左右不了热得吓人的天气,所以Sisi还是告别了悉尼,回到了有空调的洛阳。

2 “强盗”满天飞,冰淇淋都吃不到嘴里

——强抢民女的不是莽汉,居然是鸟儿! 竟然是鸟儿!!

Sisi的澳大利亚伙伴夏天都会抹一种油,含有防晒成分,但主要作用是为了把人变黑:抹上油以后,趴在太阳下晒,任凭你再白皙的皮肤,也会变成巧克力色。

初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人,看到老外大热天不找凉快地儿躲着,反而趴在沙滩上享受日光浴,都会感到震惊。他们不知日光浴对于老外来说也是一种度假方式——持续的高温,静默的姿态,有安抚内心之功效。

Sisi不爱晒。一个有着传统观念的洛阳妞儿,最爱惜自己玉兰花般白皙娇嫩的容颜。她顶多买个冰淇淋,坐在凉快的地方“冰镇”一把。可是冰淇淋老是吃不到嘴里,总是有“强盗”来抢。

“鸟儿太多了!而且它们根本不怕人,动不动就落到人的肩膀上、头上,跟人抢冰淇淋吃!”在Sisi看来,悉尼的生态平衡之好简直令人感到恐怖。她的好朋友替她想了一招,以赶走“空中飞盗”:买个芥末味儿的冰淇淋,估计鸟儿不爱吃……

3 在地下室刷盘子,也是避暑高招

——你该庆幸你是女人,男人可抢不到这活儿

与洛阳相比,悉尼的物价很高:“中国城”里最便宜的盖浇饭,一碗折合人民币六七十元;四个人去K歌,唱一会儿得掏100多澳元,折合人民币近千元;镶一颗牙差不多要花六七千元人民币,于是,Sisi的中国留学生朋友把扔掉了的牙拾了回去——镶旧牙只花2000多元人民币,比镶烤瓷牙便宜。

Sisi是个自立意识很强的女孩儿,不愿向父母伸手要钱,便去餐厅洗盘子赚钱,贴补留学费用。“每天下午三四点去上班,下班的时候已经满天星斗。”苦吗?她不觉得,“洗碗设备挺先进的,洗洁精也好,不伤手;而且地下室里挺凉快,比在外面晒

着强。”她每刷1小时碗,老板付给她一二百元人民币的工钱。

在她看来,这笔买卖很划算。老板也觉得划算:洗碗机很贵,费水费电,使用成本高,还洗不干净,机械工序又费时间,哪比得上人工?

不过中国餐厅的老板只愿意雇女人,对男人不大看得上,除非这男人会说广东话或是闽南语——悉尼的中国人多半是南方人,说南方话的伙计容易招徕顾客。男留学生只能去找些力气活儿,比如帮人搬家。好在悉尼的搬家工工钱很高。Sisi作过调查,在澳大利亚干重体力活儿,比如高级技工,月收入折合人民币四五万元呢!

刚过去的这一周,洛阳格外热!高温橙色预警犹如夺命连环call,一条接一条,上周五还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;露天干活儿,人仿佛要被烧焦,有瞬间灰飞烟灭的错觉。

洛阳妞Sisi,从国外进口了一批彩虹玫瑰,在全城叫卖。在大伙儿都躲在空调屋里的午后,她穿着露肩长裙,头顶骄阳,给客户送七夕玫瑰。那优雅迷人的模样,简直让人诧异:这闺女不怕晒吗?难道她出的汗是凉的?

Sisi莞尔而笑,解释道:“我在悉尼的酷暑下锻炼过好几年,跟那边比,咱洛阳的夏天凉快多了!”

在大太阳下享受日光浴的老外们 Sisi 摄

